

友 所 學 大 仁 輔 史 歷
章 所 究 研 學 史 歷
文 文 悼 追 史 歷

懷念王任光神父

施麗蘭

昨日在板橋參加小學新課程研習會，天將亮時，夢見王神父與朋友在一起聊天，他愛開玩笑的臉孔在夢中依然清晰可見，依稀記得他好像在鼓勵我做什麼事？回到台中後，事有湊巧，接到同學周樑楷教授來電為紀念王神父逝世二周年想出專案，王神父是我尊敬的長者之一，於是周教授的邀請我慨然的答允。

回想我念輔大時，害羞內向，王神父常鼓勵有加。畢業後，在學校負責行政，把得自王神父在課堂上或在課餘之暇教給我們的做人之道，應用在工作上，每在解決一件困擾的行政工作後，愈感念王神父的智慧與教導。

記得羅主教曾請王神父擔任一個教堂的本堂神父，王神父認為作為一個神父，誰不願意當本堂神父。換句話說，那個和尚不要廟。然而王神父仔細思量：自己是系主任，已有專屬的工作，如再兼任本堂神父，不就有二位職位了嗎！而有些神父連一個專任的職位都沒有。王神父因此沒有接受本堂神父的工作，一輩子以學者神父的角色，擔任副本堂神父的工作，直到生病為止。

說起當副本堂神父還有一件值得稱道的事。王神父剛從美國回來不久，即接受于斌總主教的邀請，主導輔大歷史系，而每星期日必到板橋天主堂幫忙。剛開始時，他很熱心，每做完彌撒，必到聖堂外面與教友寒暄。後來神父覺察教友們比較喜歡親近他，從此彌撒後，神父就直接上樓，教友們很自然地以他們的本堂神父為中心了。王神父深深了解自己扮演的是協助的角色，不能喧賓奪主，他知所進退，給我很好的榜樣。

另一次，他到我服務的學校來看我，幾位大學的同學與他一齊來。他再三提醒同學，在社會上工作，同學們應彼此多照顧，多聯絡感情。因此，雖然畢業二十多年，而每逢王神父四月的生日，同學們總會在中部或北部聚會，分享生活及工作的種種。王神父生病前的最後一次聚會是民國七十九年在台中的蓮園，那次他特別高興，看著我們已步入中年，他一垂詢每個人的工作情況及他們的子女讀書的情形，關

懷之情，溢於言表。就是他的這份心，使得每次的聚會，同學們總排除萬難，甚至遠從桃園、台南連夜趕來為的是珍席每一次的相聚。另起一段王神父七十歲生日時我們在輔大慶祝，他感性地說：「我是神父，一輩子獨身，而今天有公百多個孩子在我的周圍跟我一齊過生日，比結昏的人有過之而無不及。」他的豁達以及對獨身生活的重視，我們在他的言談舉止上卻可體認到。民國五十七年正值天主教第二次大八會議之後，教會內部起了很大的變化，報紙上常有一些文章批評教會的獨身論調。上課時王神父有感而發地說：「即使教會改了紀律，准許神父們結婚，仍會有許多人過獨身的生活。」

對學生的教導王神父有他獨到的一面。我讀研究所時，半工半讀備極辛苦，做論文時，在神父的指導下，不知修改了多少遍，論文即將完成時，更擔心功虧一簣被退回來。論文口誦通過後，神父說：「這一年，你很辛苦，你的論文寫的不錯，但學生有九分好，老師通常會說七分好，為讓學生更努力，學的更多。」

他以嚴師慈父的心情來教導來鍛練他的弟子。

民國七十公年，我轉而負責修會的行政，派了一些修女在北部進修。她們每星期日到仁愛堂參與王神父的彌撒，為的是去聆聽王神父宣講的道理。他的證道詞成為修女們進修年非常重要的精神糧食。進修者之一的張翠蘭修女，曾為文道出王神父的講道鏗鏘有力，條理分明。這篇文章登在我們修會的會訊上，以之和修女們分享。當我將這些事告訴王神父時，他只是笑一笑，說證道是他份內的事。

在我的行政工作告一段落後，修會總會給我一段進修的時間，王神父很慷慨幫我寫推薦函申請學校，同時鼓勵我請在美的孟樹人神父為我寫推薦函，他的理由是孟神父時任賓州聖文生學院的院長，以院長的身分所寫的推薦函在美國大學是極具份量的。王神父總是希望學生成功。

民國卅十年我應邀到上海佘山修院授課，學生當中神父和修士來自浙江杭州，他們非常仰慕與他們同鄉的王神父，他為他的學生，我非常引以為榮。他都非常關心王神父的健康，我確信王神父在病床上接到寄自上海佘山的信，一定非常安慰，因為信裡頭有學生，有年青的後輩神父的問候，有同鄉以之為榮的訊息。

孟神父知道了王神父生病，寫信給他並為他祈禱，求天主對待王神父

仁慈一點，不要給他吃太多的苦。在賓州Latrobe的聖本篤隱修院裡所有認識王神父的人，如柯玄德神父、石神父都一再為他祈禱。我在美國天主教大學的大教堂為王神父點了蠟燭並請聖加拉苦修會的修女為王神父的健康祈禱。第一次知道王神父生病的消息，是在民權東路聖鮑斯高堂參加平日彌撒時，聽到一位以前在輔大服務的裁小姐為王神父的健康祈禱。當時我楞住了，我剛從國外回來，正準備GRE的考試，還沒有時間去拜望他，一聽說他病很重，一時找不到同學跟我同行，只好單槍匹馬的來到榮總。病房外掛著「拒絕會客」的牌子，因我從遠方來護士讓我進了病房，我推開了門，看到一個因注射化學藥品，掉了頭髮面部有點扭區的長者坐床上，我一時說不出來，可是與那眼神一接觸，我認出是王神父，他劈頭第一句話：「怎麼現在才來？」「我才剛下飛機。」神父釋然了，開始詢問我的進修計劃。他尊嚴的面對病

苦，在他的臉上讀不到「害怕」。他像大將軍般地訖立在那裡，不屈不撓地與醫生合作來與病魔搏鬥。這是我跟他最後一次面談。在回家的路上，我在想他的毅力是來自信仰或來自對歷史的領悟？二者都有吧！

俞十二年俞月孟神父來電說：十二月他將回輔大接受榮譽學位，有了機會

回台看他多年的好友 王神父。然而天主的時間跟人的時間上一樣。

王神父離開我們已二年了，每在準備課程，參閱他的著作及參考書目時，越發佩服他學問的淵博及在西洋史上的造詣。他的言行、著作、信仰都給學生很大的啟發。我們深深地感謝他，永遠地懷念他。

永懷師恩

謝惠貞

「為了祂的緣故，我丟棄一切，把一切視為糞土，以便獲得基督。」(斐三)

8)在王神父您身上我看到了，您在奉獻生活的路上，「忘盡背後的，只向在前的奔馳，為奪得基督的榮冠。」(斐三13)

猶記得二十多年前，您當系主任時，常見您在辦八室前的走廊，面對著有花池，與魏欽一神父聊天、分享，謝凡神父當時也頗有名，後來他倆度另一種生活。

您繼續信守主的召叫，勇往邁進，直至生命的末訓。

有一次，在中美堂舉行大禮彌撒，參禮的師生數千，座無虛席，而共祭的神父也有百位以上，大家舉心向上，共同敬拜讚美上主。各位神父都是學養深厚，德高望重的學者、教授、基督的人。您們都那麼虔誠敬拜上主，何況我這位卑微的人，在那靜穆的那一刻，由您們身上我更堅定我的信仰與我的聖召。

您教學認真，談吐幽默，學識淵博，便是西洋中古史，十公至十餘世紀西洋史的權威，在學術領域中佔一席之地。您雖貴為系主任，文學院之長，但給人有如沐春風的感覺，就像一位慈父，一位兄長，您是那麼謙和，像耶穌一樣吸引很多人到您跟前來。

七十九年，您特地南下，路經台中、彰化、田尾、田中、員林探訪我們這些老校友。李淑敏和我住在田中，知道您要來，我們感到非常的興奮與溫馨，最後大家一起到彰化，彰中校長曾戡仁為我們彭學長的夫君，由他作東，大家盡興而歸。

您知道我眼睛不好，每次碰到您，您一定關心，即使您自己病得很重，您仍關懷我，忘了自己，真謝謝您的愛心。

當您病重在做化學治療時，施修女和我到榮總去看您與您簡單話家

常，看到您那麼虛弱卻堅強無比，且不失幽默，我深深體會到您真的屬於基督，祂是您的力量與至寶。後來，您轉到耕莘，我也去探望您幾次，您從不抱怨，平心的態度、睿智幽默的談吐，全然遵從主旨的精神，讓我知道您是位勇者、真正的獻身者。

除教書、兼行政工作著述外，您又在仁愛路天主堂做堂內的工作，這是相當繁重的，但您欣然接受，且樂意去作，您以身為傳教士為榮，為宣揚基督，您奉獻了您的一生，在任何使命上，您盡了全力，您是良師也是善牧，您深深地影響我，也願在這奉獻生活中，無論是在學校、或是在堂內，以喜悅的心去做，為了愛耶穌，並以祂為我的中心。

您在世的好仗已打完，您已奪得了榮冠，我們的家鄉原在天上(斐三20)，您是有福的，因為您是基督的勇士，您是祂忠實的良伴，您播下堅忍、忠貞、愛的種子已繼續不斷地發芽、成長，我深深地感謝您、懷念您，也願一生步著您的芳蹤跟隨基督、愛基督直到永遠。

懷舊 念故

林立樹

輔仁大學歷史研究所以西洋史享譽杏壇，為國內培育英才，養成師資，成效斐然，深獲個界贊譽。緬懷往來，不得不推崇王任光神父遠見睿智，知人善用，引荐美國本篤會神父孟樹人、柯立德至歷史係任教，為輔大歷史研究所奠定了西洋史基礎並定下宏規。

孟樹人與柯立德兩位神父，先後出長歷史研究所，除了在硬體方面，透過教會鼎助，捐資協助文學院圖書館興建，為史研所爭取研究室，購買圖書；軟體方面定期邀請研究生至本篤會院（尚義院）餐敘及會議，並替學生加強英文輔導，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每年聖誕夜，同學不約而同至會院共享平安夜並互報佳音。

輔大歷史研究所在兩位外籍神父不辭辛勞，全心全力運作之下，所務蒸蒸日上，同學感情濃郁，除了課堂上彼此切磋，相互提攜，課餘猶如兄弟姐妹，歡樂一堂，休戚與共。

輔大歷史研究所初創之際分設西洋近付史組及美國史組，分別由王任光神父及孟樹人神父負責，學生雖因組別研習重點有所不同，但在課程方面，仍彼此交流，溝通有無，這不能不歸功於神父之間的親關係以及共同理念所致，促使同學不致侷限一室，以管窺天。

因著王任光神父的引荐，孟樹人神父的發微，柯立德神父的弘揚，輔大歷史研究所來幾即成為國內研修西洋史重鎮，本篤會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以後隨著孟樹人神父返美出任盛文森學院校長以及柯立德神父離華，本篤會與史研所關係逐漸淡化，但存在於同學之間的情感與友誼並未曾稍減，每當同學偶然相遇，憶及過去種種，興奮之情，溢於言表，這或許不得不提筆悼念王神父之可敬與可貴。

永懷師恩

徐安生

五月十三日收到孔思曾學姐的 Email 告知為孟樹人神父安息主懷，舉行辭世追思彌撒的消息，心中為之一震。近日又看到系裡網路上“永懷師恩”專欄，讓我這個 66 歲的老人思潮湧起，數日徹夜難眠，懷念之情加上悲傷幾乎是老淚縱橫！希望這篇追悼王任光神父，柯立德神父，孟樹人神父與林立樹老師的文章寄到系裡的時候能夠表達我對他們四位的懷念與敬意。

1968 年九月我以榜首的榮譽考進了史研所第二年班，但是讀了一學期，在那個非留學不可的大時代裡，我做了逃兵，去了美國。當時的系所主任王神父大失所望也很不諒解，在責之切愛之深的感情下，也幾乎斷絕了我們的師生關係！這是在輔仁求學的過程中最大的痛！

1993 年我自美回國，有天我到母校看看，見到現任黎校長，他告訴我王神父因癌症住進耕莘醫院。我火速趕到醫院去看他。當時他正做完化療，神態疲憊，仍然打起精神，第一句話問我說：“你結婚了沒有？有幾個小孩”我一聽，看著他，眼淚就控制不住哭了出來。想想我們有多少年沒見面了？在短短五分鐘我聚集了在輔仁三年半對他的懷念與感激。因為我也是 1965 年以第一名插班進入歷史系，當時的系主任就是王神父。

其實我在 1980-81 年曾申請到助教獎學金進入王神父的母校福坦大學（Fordham University），研究美國歷史。當我坐在助教辦公室，又在教室上課的時候，我夢到 1952 年的王神父似乎與我同坐。我在這裡要告訴王神父的是我沒有辜負您的栽培，您是我一生最值得崇拜的老師之一。

我在大三（1967）時選修孟神父的美國史。當時的孟神父提著他在哥倫比亞大學念碩士的大書包走進教室，他的神采吸引了全教室的同學。這位謙沖為懷，就像是每一個人的父親一樣，我才體會出什麼叫做聽他的課有如沐浴春風的感受，他就有這股力量！我記得在

史研所上他的史學方法時，因為準備考留考，考托福，所以無心向學，草草交了一篇報告了事，果然拿了個 C+，這真嚇了我一跳。孟神父也很訝異的看著我，好像很不可思議。但是我從他那裡學到唸書治學要嚴謹，千萬不得馬虎，不然分數是沒有人情的，學問是靠真工夫的。他看起來和藹可親，非常仁慈，分數可是嚴得要死，絕無人情可言。宋朝張載的名言：“為往聖繼絕學者有之，為萬世開太平者有之。”我站在治學或做事的十字路口，因為他的這個 C+，最後我選擇了“做事”這條路，這也是我後來沒有攻讀博士的原因。我記得一件有趣的事。孟神父有天上課時突然頓了很久，然後拿著根煙絕乎要點燃它，突然問神現在是在授課。我想他一定是為了一個難題，並想以抽煙來解答。說到抽煙，三位神父的唯一嗜好就是“美國煙”。我看他們一根接一根的抽，這也種下了三人肺部不適的原因。當我看到樑楷的追悼父說“...（孟神父）背上背著氧氣筒...”這使我想起 2006 年的七月，我的亡妻因為乳癌轉移為肺癌，也“...背上背著氧氣筒...”的情形，讓我想到當時孟神父的最後日子，不禁淚流滿面，因為那是多麼的痛苦與無奈！

柯神父與孟神父同時進入系所裡授課。我無幸成為他的弟子。不過因為是教友的關係與他在課堂外多有接觸與互動。有天我坐在二樓系教室的水泥欄杆上，他悄悄的走到我背後說“You will fall down.”然後一把捉住我，哈哈大笑。他的親切與慈祥常在我心！沒上過他的課卻受過年的身教也是一得。

林老師在系裡最活躍，幾乎所有的活動都少不了他。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每次考試他總是第一個交卷，而我還才寫到一半呢！他任教於母校，深受同學敬愛，我很是替他高興。不過他走得太年輕了。他也是本班唯一的博士，我只是小時了了，大必未佳。不要忘了還有一位涂秋芳老師，她是史研所 1971 年班，在 1977 年（？）因肝癌突然病逝，也是英年早逝。真是往事不堪回首！

輔仁大學歷史所留給我太多的回憶。四位大師已去，我也垂垂老矣！我的明天未必會更好，但是我今更老，也將離去！我想年底退休後回母校當義工，為學弟妹們服務。這是我最大的願望，也是為了懷念這四位教育家。

校友 徐安生敬悼於美國洛杉磯
2010 年 7 月 23 日